

東林
所
傳



東林別傳



東林列傳卷十二

第 景留懷揚

沈 霽載陽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黃道周傳

黃道周字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貧業農事親以孝聞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遂窮博奧之學鉤深致遠

高自標置天啟二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時在翰林者多雍容養望道周乃作矯輕警惰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遼事方急中左寧遠相繼陷沒島帥毛文龍自詡鎮江之捷當闕者欲藉之收覺華島以窺寧右漸圖河西上其議於朝當發兵餉數百萬道周獨決其非策已而文龍卒無成魏忠賢用事道周拂衣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明年遼督袁崇煥殺毛文龍道周前固策文龍不足恃至是獨撫膺謂關門之禍自此始亡何我兵大入薄京師帝震怒卽

軍中逮袁崇煥究主者崇煥言由閣臣錢龍錫上并械繫之獄具當龍錫死道周聞之嘆曰安可使明主有殺輔臣名上疏救之謂督臣受劍制關外債事誤國雖磔裂莫贖輔臣坐論綸扉遙度邊事一不當輒坐死後之閣臣必且長顧却慮不敢任邊事邊臣亦得以瑕罅閤臣撫單詞片語爲質是使綸扉之內割邊疆爲殊域也陛下卽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陛下卽欲整齊羣下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

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
但乘輯瑞之期綱舉數條別貴賤輕重親渙德音嘉
與更始使天下噩然仰誦神武何必囹圄債盈孤卿
駢首使四方傳者咸謂朝廷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
疏入上天怒降詔切責道周不爲挫復疏言前代戮
輔臣惟漢武帝之於劉屈氂我世宗之於夏言千六
百年僅見此爾皆非嘉事也然武帝以英偉之略動
若風霆世宗以淵穆之識同符造化雖有芟除不損
大業今震疊方殷拯援未及養兵多年物力已殫謀

臣顧慮未有一決卽殺一龍錫無益於邊計徒隳士
氣而傷大體且陛下以兵躡畿輔赫然爲誅督臣繫
卿貳斥郎曹已過當矣而閣臣又且不免庶僚相對
容頭顧身無復伏波朱勃趙王貫高之誼卽國家緩
急何所賴此全軀掩口爲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
觀要害一當荷戈橫原草爲纍輔減罪近臣雪恥此
臣所大願也上益怒竟削籍然龍錫亦竟得減死道
周旣家居益著書講學臺省交章論薦九年擢右中
允時帝頗矜英察值四海多故疾羣臣結黨行私敗

國事臨朝歎咤憂形於色首輔溫體仁輒言災眚兵
戈皆郡邑無狀所致非重治無以懲後屢起大獄而
上以爲能益信之道周上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
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陛下當法先王內
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引吉甫
名虎之倫躬贊大業齷齪瑣人何足共圖大計乎夫
郡邑之吏猶之全土所應不過數十里之內非所以
廣名祿氛天下陰陽風化皆視當宁之心氣與二三
元老刻責自勵而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

體仁見而卿之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偕閣臣
入對便殿問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切
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道周既負重名天下望以
爲相而性戇直好面折廷諍雖屢被譴訶不恤也中
夜讀書至宋臣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
三十六封事而吾儕默然已乎是時楊嗣昌奪情用
爲兵部尚書而宣大總督盧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
甲代之亦自喪中起復道周儒者念國家卽乏人奈
何數以墨衰從事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

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顯謂馮元颺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固爭乃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糾嗣昌新甲未上也會上傳部院舉閣員元颺謂放卜無出道周上者疏入或觸忤旨勿下其所知謂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卽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道周因而暫止已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道周不與焉上素知道周學行以其性偏執非救時相故後之道周亦非以不相少有觖望特恨爲同列所誤不早擊嗣昌竟就

初稿爲主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道周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憚其辭直欲以理折服因召對羣臣詰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道周奏天人只義利之別爲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已此是人欲爲義者以天下國家爲心卽是天理臣三疏皆爲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爲一己功名爵祿所以自信其無所爲上問何爲先時不言道周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臣今

日不言更無進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
緘默數時亦可儉升斗之祿但所惜者千古之綱常
天下之名教耳奏未畢嗣昌出奏曰道周說綱常二
字臣不生空桑豈不知有父母臣聞命之初瀝血控
辭而明旨迫切不敢不倉皇奔命道周品行學術爲
人所宗臣意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
謂其疏中自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禽獸知母
而不知父鄭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尚何綱
常之可言道周隨奏大臣聞言義當引退使小臣得

盡其言漢唐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執政皆出聽諫官
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
不容臣盡言者嗣昌曰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
但委覺非體道周實係清品爲人望所歸望皇上放
臣歸里道周曰臣生平恥言人過今日在上前與嗣
昌口角亦失體臣知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
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何至潑罵污詆大臣道
周曰臣何敢潑罵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
其親管仲比之貍狗李宣不持繼母服當時比之入

梟此兩句是臣過激亦惟遇明主始敢直言宋臣司馬光云臣若有所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之臣則無不可言者今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上不比詆毀大臣臣二十躬耕手胼足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旣如此何又說不如鄭鄭道周曰章子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章子是不得於父豈鄭鄭杖母之比爾言不如鄭鄭正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劉摯謂人奈何避於權

勢使主上不知是非上曰陳新甲諳練軍情今爲邊疆多事不得不用嗣昌薦舉甚多不止新甲一人爾謂其走邪徑托捷足豈朕一人不知威福予奪盡出臣下乎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徑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今新甲在蜀聞命已兩三月又辭謝往復動須八九月新甲未得來盧象昇不得去使新甲可以來則盧象昇可以不去上曰陳新甲服將滿盧象昇父死在途如何不教他去又指疏曰疏中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試問何爲是奉冠婚

是吉禮喪禮是凶禮凶對吉而言是說禮非說人人皆有父母父母皆有年老之時是人皆凶人皆不祥之人矣道周曰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援琴之後始稱釋吉未釋吉前則孝子自謂凶人不祥之人古者兵禮鑿凶門而出故奪情在疆外用凶禮則可在朝中則不可上曰自謂是孝子哀毀自謙豈真是凶真是不祥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臣見嗣昌二年來今日是墨衰明日是墨衰不知何日丁艱何日起復我朝自李賢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

惟白圭曾坐司馬堂翁萬達以尚書除左司馬亦自
陳以去向使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則不可在司
馬則可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爲之猶可又呼
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孔子誅少正卯
當時不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君子之
誅今人心有所爲借綱常名教大題目來道其私正
此類也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臣心正
行無不正無一毫之私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
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斥之曰汝讀書有年